

诗路放歌

寻诗(外四首)

◆ 张永政

当我从诗的梦境中醒来
瞬间,便遗忘了所有语言
像浣洗一新的窗纱
只余纯粹的白

我闭上眼睛
试图在脑海的屏幕上
找回一两个核心意象
指尖轻触,却无半点回响
如同深夜的苍穹
被摘走了星月
只留下一片,澄澈的黑

不得已
我挤上赶往童年的马车
口舌燥时
用缝补过的瓢
喝口刚出井的水
含住,人间最初的光亮

茶

在火中
冻得蜷缩一团

在冰水中
身心热烈舒展

书法

给方块字喂一口浓墨
便长成颜体的厚重挺拔

以笔锋侧势轻轻一扫
便天马行空
奔作草书的飞白

满纸流动的墨香
终于
一方鲜红印泥的篆刻

啄木鸟

啄木鸟猛烈地啄树
把树啄个小坑儿
是为了捉虫

若把树啄个大窟窿
是为了有套房产

共城的春天

在共城
猫集体喵喵叫时
春天已经挂满了枝头

第一树开的是杏花
随后桃树梨树也次第开花

整个太行山的南坡
黄腾腾的连翘
开出了药典
清热解暑的幽香

在人间

◆ 李胜志

清晨从枝叶上醒来
在人间 我打开手掌
轻轻接住
天上掉下的露珠

最先醒来的
不是滚滚的车流
是我心里的绿树成荫
在人间 拥有一座森林
或者一片青草
该多么美好

在人间
看草木从窗铺开
眼底多了清澈
心里少了杂念
漫步街头 往事清零
奔波之苦被绿色一键删除

绿化带
蜿蜒着曲线之美
在人间
绿色 让我在十字路口
找到了方向

守护心中的绿洲
在人间
花花草草
让平凡的日子
充满生机

我们不再失意
也不再落寞
在人间
和草木相亲相爱
不知不觉就是一辈子

灯下漫笔

汉字里的哲思

◆ 王新立

一横一口,是人间烟火,是三餐四季,是平凡日子里最踏实的幸福;下方的“田”,是耕耘的根基,是劳作的场所,是收获的依托。古人造字之时,便将最朴素的道理注入骨髓:有家可依,有饭可食,唯有躬身劳作、勤勉不息,方能安家立业,方能积累财富,方能守住这份人间安稳。“勤则富,惰则穷”,这六个字,不是刻板的说教,而是刻在汉字里的真理,世间从无凭空而降的富贵,更无一劳永逸的安逸,所有的富足安康,都是勤奋浇灌出的硕果,汗水滋养出的繁花。

汉字里的哲思,远不止于“穷”与“富”。再看“路”字,左边是足,右边是各,人生之路,各自前行,脚下的路,终究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脚印去走,旁人无法替代,唯有脚踏实地,方能行稳致远。看“舒”字,左边是舍,右边是予,懂得舍弃,学会给予,方能舒心自在。再品“恕”字,如心为恕,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角度思量,以包容之心对待世事,方能化解矛盾,温润待人,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温柔与豁达。

行文至此,话题依然返回对本文开头的“勤”字拆解上。“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是《左传》里的亘古箴言。古往今来,但凡摆脱困顿成就事业者,无不是以勤为贵,度过低谷,驶向繁华。东晋祖逖,心怀家国,闻鸡起舞,无论寒暑,不曾懈怠,以日复一日的勤奋,练就一身文韬武略,终成一代名将;明代宋濂,幼时家贫,无书可读,便向他人借书,亲手抄录,天寒地冻,手指冻僵,仍坚持抄书苦读,跋山涉水拜师求学,终成开国文臣;晚清曾国藩,出身平凡农家,天资并非出众,却一生以“勤”字律己,不仅成就自身功业,更让曾氏家

族百年兴盛,家风流传。他们的起点或许平凡,甚至深陷困顿,却从未向命运低头,从未放弃勤奋的坚守,用日复一日的努力,打破了贫穷的桎梏,书写了人生的富足。这份富足,不仅是物质的丰盈,更是精神的饱满,是生命最厚重的底色。

反观那些坐拥万贯家财却好逸恶劳之人,终究难逃坐吃山空的结局。西晋石崇富可敌国,却骄奢淫逸、懒于精进,最终落得身败名裂、家财散尽的下场。这恰恰印证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古训,富裕从不是一劳永逸的状态,贫穷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宿命,勤奋是摆脱贫穷的底气,更是守住富足的根基。

个人的命运如此,家庭的兴衰、国家的变迁,更是对“勤劳致富”最生动最深刻的诠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到极致,农业生产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但中国人民从未被艰难险阻吓倒,骨子里的勤奋与坚韧,在这一刻尽显迸发。无数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粗糙的双手耕耘田野,用汗水浇灌庄稼,一点点解决了亿万国人的温饱问题;无数工人扎根车间工厂,日夜钻研,埋头苦干,一锤一钉搭建起国家工业的骨架,让工业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无数科研人员隐姓埋名,耐住寂寞,扎根荒漠,深耕实验室勤奋攻关,让中国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两弹一星到航天探月,从高铁飞驰到5G普及,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他们勤奋的汗水。如今的中国,曾经的积贫积弱弱已成为过往,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亿万人民用勤劳双手创造的奇迹。

小家的变迁,更是大国发展的温暖缩影。曾

几何时,无数家庭住着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遮不住风雨,挡不住寒暑,喝着苦涩的浊水,衣食住行处处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而如今,宽敞明亮的楼房取代了茅草屋,干净便捷的自来水走进千家万户,衣食无忧,出行便利,教育医疗不断完善,生活的幸福感与日俱增。从草屋到高楼,从贫瘠到富足,从困顿到安康,这期间的跨越,没有魔法,没有捷径,不过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普通人,秉持着勤奋的信念,用双手打拼,用汗水浇灌,一步步走出贫困,一步步迎来幸福。田间地头的忙碌,车间工位的坚守,书桌前的苦读,职场上的拼搏,每一份平凡的勤奋,都汇聚成小家的幸福,凝聚成大国的荣光。

身处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心难免浮躁,有人总想着投机取巧,盼着一夜暴富,轻视勤奋的力量,觉得勤劳早已过时,觉得埋头苦干太过愚笨。可他们忘了,所有看似轻松的捷径,往往都是最远的弯路;所有不劳而获的幻想,终究只是黄粱一梦,醒来依旧是满目荒芜。无论是个人的脱贫致富,还是家庭的兴旺发达,抑或是国家的繁荣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勤奋”二字。勤奋,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创造财富的不竭源泉,是成就自我的坚实根基,更是镌刻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

一方汉字,一方天地,一笔哲思,一生践行。从“勤”到“富”,看似是笔画的巧妙巧合,实则是人生的必然归宿。愿我们都能静下心来,读懂汉字里的人生智慧,读懂藏在笔墨间的生命真谛,以勤为翼,以劳为基,在时光里默默耕耘,在岁月中稳步前行,用双手摆脱贫穷,用汗水铸就富足,让生命在勤奋中绽放出最绚烂的色彩!

人间草木

碧空飘落“五朵云”

◆ 韩红军

阳春,桃花、杏花、樱花、李花,百花竞相,嫣红姹紫。行在路上,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芬芳的枝头,而少有关心脚下丰茂的野草。殊不知,远离草丛中也有一片旖旎的春光……

一株不知名的草,长在我的脚下。它虽然没有或粉或紫的绚烂花朵,但与牛筋草、马唐草、莎草、茅草长在一处,依然样貌出众,引得我要多看几眼。

是的!你要俯下身子,仔细地去观察它。如何用语言描述呢?一株上分出四五枝,每枝向上又分五条梗,再向上又生发五个嫩茎。最妙的是在嫩茎的顶端,五片互生的叶子,前端微凹,呈倒卵形或者匙形,它们呈伞状围在茎顶。在伞状叶子的中心,又向不同方向分生着五个叶柱,柱端还有五个娇嫩的绿叶围合的花苞。绿的叶、绿的苞,它们是叶又非叶、是花又非花,让人一时难辨。

五枝分五梗,五梗分五茎,五茎生五花,这株植物以“五”为基数,呈几何级的持续分裂、不断衍行。节节重重、层层叠叠,似乎要无穷地生长下去。加之,一枚枚青碧的绿叶、一朵朵细嫩的绿花。如果你站在它的面前,也会如我一样,由衷赞叹大自然的造化神奇。

看了这么久,它究竟叫什么名字呢?好在现在科技发达,不用求助于他人,拍张照片就可以在网上比对出来。我便拍了一张上传搜索引擎,信息快速反馈:“学名:泽漆;又名:五朵云、五灯草、五凤草、猫眼草等。科属:大戟科、大戟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

泽漆,如此高深莫测的名字。但“泽”与“漆”从字面看,与草、木、花竟无丝毫的关联。单看名字,曾一度怀疑,它是域外引进的物种。然而网上资料说,西汉刘向编撰的《别录》一书,已有“泽漆”的记载。书中提及:“泽漆,大戟苗也。生太山川泽。三月三日、七月七日,采茎叶干。”而之所以有“泽漆”之名,是因为掐下它的枝,会滴出白色的乳汁,这种类似于橡胶的液体,可用来制漆或制焦。

也由于茎端五朵花苞和叶片的精妙组合,犹如中国工笔画上的“七彩祥云”,方有“五朵云”的雅称。微风吹过,泽漆在风中轻轻摇曳,远看是一朵,近看却是五朵,恍惚间便有了团团绿云,聚散缥缈之相。

手机上关于泽漆的资料,从“形态特征”到“生长习性”,再到“主要价值”和“植物文化”,诸项罗列。其中在“主要价值”章节,专讲了其药性。援引《神农本草经》有载:“泽漆,味苦,微寒。”中医认为,泽漆全草可入药,有止咳化痰、止痛止痒、利尿消肿的作用。且在民间,还有用泽漆与半枝莲等中药按比例调和,用于增进食欲、治疗早期胃癌的偏方……

然而,也有资料将泽漆归于“有毒植物”。认为新鲜的泽漆万不可泡水喝,需特别炮制后,在医生的严格监护下方可食用。而在苏皖乡间,又将它称为“打碗花”。长辈们教育淘气的孩子,不要轻易去触摸它,否则回家吃饭时,碗会被打碎,自己饿肚子。“哄三岁小白的”说法,固然是不可信的,但是泽漆那白白的乳液,的确是不能轻易触碰的。如果不小心沾到了皮肤,会引起红肿不适。

细细想来,泽漆这所谓的“毒性”,不就如同一个人的脾气、血性,如果受到了无端的伤害,它难道不可以选择本能的“自卫”吗?

我倒是很喜欢泽漆这种植物,有棱角、有性格、有爱憎,可爱又有趣。相比于板正的学名“泽漆”,我似乎更喜欢“五朵云”的别称,生动形象,唤起来显得格外亲切,就像我们孩童时的乳名。

沿着一条窄浅的小径,我又走下土堆,回到了车流滚滚的大路上。转身回望,生长着一株株五朵云的那片坡地,耸立在前方,似与飘着朵朵白云的晴空相接。“五朵云、五朵云……”我再次念起这个亲切的名字。

脑海里突然疑惑,方才邂逅的这株美丽又可爱的植物,应是天际的云彩飘落幻化而成的吧,不然它哪里会如此的灵动、如此的神奇!

乡间,也有呼之“望子鱼”的。那是一段凄怆的传说——母鳊烹于沸汤,始终弓身,厨师纳闷,剖开后惊诧:它弓身,竟是保护满腹鱼子。传说版本不一,源头或在明代《人谱类记》里周豫烹鳊的记载,口耳相传中,“鳊”与“善”“孝”悄然连接。一个“望子”,自身伦理投射而来,那是农业文明血脉里最幽暗而温热的光芒。

当然,在某些锋利如刀的语境里,它成了最恶毒的喻体。汉末魏晋,名士辈出。曹植作《虾蟆赋》,“蝦(虾)畅游潢潦,不知江海流”。固守浅洼的鳊,不知天地浩荡,成了庸碌狭隘的剪影。《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汉晋春秋》里,有更惊心动魄的恶喻:不甘做傀儡的年轻皇帝曹髦,目睹司马昭威权日盛,愤作《潜龙诗》:“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鳊居于井底,蝦蟆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在受困真龙面前,“蝦蟆”直截司马昭一党,成了嚣张跋扈、得意忘形的奸佞小人。带着末路的血性与孤愤,这位帝王刀锋的寒光,把鳊钉在“欺主”“僭越”“得志小丑”的耻辱柱上。

龙鳊混称的“鳊”,杨震讲堂前三公之贵的祥瑞,曹髦诗中舞于龙前的“鳊”,周豫锅里弓身护子的母亲,淮扬厨神手下那幻化无穷的“长鱼”,真的是同一种生灵吗?名字演变的背后,浩瀚的文化汹涌澎湃,涤荡了一个时代、一种观念、一份情感,成为文明肌体上一道幽暗而敏感神经。



日升东海照天都(国画) 袁士珍

荐书架

《国宝》三部曲:以小说重构故宫文物南迁史诗

◆ 薛子俊

故宫人的时代雕像——《国宝》三部曲以20世纪30年代为起点,以那文松等故宫人的命运浮沉为主线,真实还原了故宫文物从北平出发,历经南京、上海,最终迁往大西南,而后分隔海峡两岸的艰辛历程。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

该书以千年丹青为骨,以万里河山为脉,以亿兆斯民之魂。它将国家记忆熔铸于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命运之中,让那段峥嵘岁月穿越时空,在读者心中激荡起关于文化、家园、命运与精神的回响。它不仅为文物南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立传,更为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守护文化根脉的普通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雕像。在这座雕像面前,读者看到的不仅是过去,更是未来——一个文明如何穿越苦难而生生不息的未来。

小时候,这如蛇的鳊,滑不留秋、形迹暧昧,着实给我吓得不敢。父亲窃笑:蛇有鳞、麻溜、昂昂吐信,人一靠近,它就会立挺攻击;鳊鱼钻泥、爱躲人,温顺。这鳊,最终盛在盘里,油亮亮的,可口得很。慢慢地,对鳊有了不少爱意。有时,甚至会担心,稻田间、沟渠里、竹笼中,薄薄的一汪水,真能罩住它蜿蜒数千年的身影吗?

《山海经·北山经》中有“滑溜之鱼,其状如鰐而十翼,其音如鰐,可以御火”的怪诞描述。郭璞注曰:“滑,或作鳊。”一下子推向怪力乱神的世界。古人眼里,这生灵沟通水陆、混淆阴阳。有人说,《诗经·卫风》里的“鳊鮐发发”,这“鳊”便是鳊鱼。鳊滑混称,只是,宣者,厚也,怕是卫人惊诧这鱼庞大的身躯。《毛传》《说文》更笃定,“鳊,鲤也”,《尔雅·释鱼》却判道,“鳊,大鱼。似龙,黄色,锐头,口在颌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余斤”,像是中华鲟,或鳊鱼,只是,宣者,厚也,怕是卫人惊诧这鱼庞大的身躯。《毛传》《说文》更笃定,“鳊,鲤也”,《尔雅·释鱼》却判道,“鳊,大鱼。似龙,黄色,锐头,口在颌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余斤”,像是中华鲟,或鳊鱼,只是,宣者,厚也,怕是卫人惊诧这鱼庞大的身躯。

这种意象缠绕,真假莫辨。《后汉书》里有“杨震三鳊”的典故:这位“关西孔子”讲学华阴,鹾雀衔三条鳊鱼,飞落讲堂前,“鳊”借代“鳊”。童仆拾起献上,杨震的挚友闻讯祝贺道“先生,蛇鳊者,卿大夫之服象也。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果然,杨震自此步入仕途,官至太尉。此事载入《后汉书》,正史加持,为混淆证明,传说遂成典故。鳊,形似蛇,上古高官“冕服”十二章纹中,

知味

鳊之名考

◆ 张富国

蛇为一种,一下子便与“卿大夫”勾连。自此,“鳊堂”或“鳊堂”,成了最风雅讲堂、学舍的别称。黄庭坚诗“鳊堂开讲席”,苏轼文“坐于鳊堂之上”,用的就是此典。文明绽放,这鳊,莫非远古遗落的一截墨绳?

滑、鳊之名,从云端降临泥沼,怎一个漫长得了?南朝顾野王的字书《玉篇》里,有个“鱼骨”字,“鱼似蛇,无鳞甲,黄质黑文”,鳊鱼形貌已无疑。于是,鳊鱼从神坛走向市井,鲍照《拟古诗》中,“呼我升上席,陈觞发瓢壶”,鳊人盘侍客,褪去了神秘的辉光。唐朝诗圣杜甫漂泊西南,《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一诗,“素丝挈长鱼,碧酒随玉粒”,那是平凡生活里的暖意。这“长鱼”,蜀地俗称的鳊鱼,直白得像邻居的招呼。宋时市井繁华,《东京梦华录》里的开封老城,就有“鳊鱼包子”;《梦粱录》中的临安酒肆,“银鱼炒鳊”“炒鳊面”罗列,更为通俗的“黄鳊”初出茅庐。最醒目的体色里,俯拾皆是的庶民食材,已经深入庖

厨。一听“黄鳊”,“卿大夫之服象”的幻影倏的一声消散,只剩下泥腥味、烟火气。文明,拉它入列日常生活秩序。

文化的幽灵,并未悄然离开,它偷换成一种更狡黠的方式,潜藏于语言的褶皱。当文人把“鳊”字刻印在纸面上时,民间口语如野草般蔓延。江淮一带的“长鱼”,名声最盛。一个“长”字,道尽身形,却生得极有尊严。淮扬名厨把它烹制成“兜兜长鱼”“生敲长鱼”,这名字里,有务实,也有化长为珍的饮食哲学,怎能不登上大雅之堂?因其滑腻难握,江南水乡戏称“鲜鲤”“泥鳅剪”,或攀附鲤鱼的高贵,或与泥鳅认亲,那是自嘲的幽默。有的地方,聚焦头部形状,直呼为“笔杆青”或“蛇鱼”,或诗画情深,或小心翼翼。闽粤地区有称“血鳊”的,离水许久尚能扭动,如水与泥交界处一道沉默的闪电,一腔热血不冷。这些异名和俗名,震颤着地气,赋予它灵魂。

更有些名字,透露出对生命的敬畏。北方的